



專輯

潮音永輝

專輯 【潮音永輝】

# 飛鴻 印雪

太虛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 
編輯組

是誰陪著太虛大師長大？出家時結識的好友又是如何影響他？  
在大師一生裡，有誰理解他的理想與抱負？  
從與親師友的點滴互動中，透顯一代大師平實慈悲的真性情。



## 所難忘者恩未酬

沛林（太虛大師的學名）五歲時和外婆搬到大隱庵住，他問：「媽媽為什麼沒有一起來呢？」

外婆：「沛林，你未滿一歲父親就過世，族人對你們母子不聞不問。如今日子實在過不下去，只好讓你母親改嫁。從現在起就和外婆住這兒好嗎？」

沛林從此和外婆一起生活。外婆對他非常寵愛。總覺得跟外婆比較親熱。

有天沛林注意到外婆把佛前的燈取下，添上油，點上火，光明照亮四方。就問：「這麼一盞小小的燈怎麼能這麼亮呢？還帶來溫暖？」

外婆：「外婆只知道每天要用油燈供佛，卻沒想到自己也受到好處了。」

這盞燈點亮了沛林的心靈，各種知識記憶從此萌芽。

九歲時，外婆要到九華山去，沛林去送行，一路送到船上。沛林拉著外婆的手說：「外婆！我不要跟你分開，我要跟你去。」

外婆寵愛沛林，便帶他一起去。這是沛林第一次遠遊。

沛林隨眾在船上每天作朝暮課誦及念佛三柱香。念熟了各種常誦的經咒。又聽老僧講說菩薩、羅漢等的故事，十

分優遊快樂。隔年外婆又帶他去普陀山，沛林對寺院僧眾的生活深感歎慕。

轉眼沛林十四歲了，有了些文思。外婆向來希望家中有人能考取功名，眼下從沛林身上看到了希望，只是讀書的膏火費沒有著落。外婆對他說：「沛林！你父親生前曾分到一分祖產，過世後都由你伯叔管理，現在該由你繼承了。如果變賣或收些租金，學費就有著落了。」說完就帶他到伯叔的住處。

伯父：「沛林可以回來住，但房子不能出售，也租不到錢。田地安葬你父親並修理祖墳時已變賣乾淨。」

外婆：「你們竟然這樣欺負人！沛林，你說，不能讓他們這樣不講理。」

沛林不知如何跟伯叔爭取，面紅耳熱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外婆只能一肚子氣地帶沛林離開。

不久，沛林被送到長安鎮朱萬裕百貨當學徒。學徒生活無趣，沛林對店務不感興趣，但又不肯回去，心中不時憧憬著出家的生活。一年多後，存了些錢，便藉故離開長安鎮。

「外婆！我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盞明燈回來照耀您，給您溫暖的！」沛林下定決心，走上出家之路。☞



## 脫然瀟灑出凡塵

「師父！這是新剃髮的唯心，尚未立表字，請您費心。」士達法師（唯心的剃度師）對樊年老和尚說。

樊老：「我們到韋天像前占籤，請菩薩取吧！」

三人齊跪在韋陀菩薩前。

樊老占了占，抽了支籤，寫著：「此身已在太虛中。」

「就叫『太虛』吧！」樊老說：「佛法非常高深，你要發大願，作法門龍象，利益眾生啊！」

太虛：「是！徒孫謹記在心。」

一天樊老看到太虛發燒、冒汗，叫他趕快休息。太虛說：「我自小就有瘡疾等病，師祖不用擔心。」

樊老：「未來的路還很長，趁年輕把病根治好。我們去鎮海城求醫吧！」

在鎮海城經名醫調理，一兩月後，太虛身體漸漸康健。

樊老陪著太虛到天童寺求戒。

戒期結束，樊老特別備了一席齋宴請太虛的傳戒和尚——寄禪法師。

樊老：「想麻煩您寫封介紹信，送太虛到水月法師那兒學習。」

寄禪：「這孩子確實是法器，我很樂意幫這個忙。」

太虛在兩老陪同下到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，在那兒學習，很受器重。

兩年後，樊老特地帶好些滋補的藥來看他。

樊老：「聽說你在這兒很用功！很好！但是要弘法利生，不只要長養智慧，色身也要健康。我帶了些滋補的藥來，記得按時服用。」

太虛感激不已，卻什麼話也說不出，只能依照吩咐服用。多年痼疾因此痊癒了，色身也更加發育成長。

以後太虛為了佛教東奔西走，仍不時回去探望師祖，樊老始終溫和慈愛地護念太虛。

太虛五十九歲時，到寧波禮樊老：「師祖！很慚愧徒孫沒能常在跟前孝敬您，這塊玉玦是徒孫一點小心意，請務必收下。」太虛說著，解下常佩在身上的玉玦，親自為樊老懸掛在胸前。

樊老感到一種訣別的氣氛。

太虛：「師祖！我為您作了首詩，詩名叫〈奉樊老〉：『吃虧自己便宜人，矍鑠精神七四身。勤樸一生禪誦力，脫然瀟灑出凡塵。』」

這是他們最後會面，這詩也是太虛最後詩篇。📖



## 棒喝當頭領受曾

「太虛，你在天童寺受戒，這兒的住持八指頭陀名諱上敬下安字寄禪，是這次的傳戒和尚。」樊老說。

太虛一見寄老形貌奇偉，聲如宏鐘，敬畏之心油然而起。

在戒堂中，太虛應答背誦如流。戒和尚對他深切關注，視為非常法器。

出了戒堂，寄老對樊老說：「這孩子有唐玄奘的資質，可要好好栽培。」

拿著寄老的介紹信，樊老帶著太虛到水月法師處讀經學習文字。幾年後，太虛到天童寺禪堂習禪。

一天夜裡，太虛闖入方丈室中，問：「什麼是露地白牛？」和尚下座扭住太虛的鼻孔大聲斥問：「是誰？」

太虛禮拜退出。這是寄老對太虛的一次棒喝。

一日，寄老召太虛，問：「你學過《孟子》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』這一章嗎？」「學過！」

「這一章不能僅從文字去讀，須用生命去體證。」寄老訴說著平生經歷：「佛教的未來靠你扛起，如來家業擔子沉重，希望你能『習勞苦而耐枯冷』。」

太虛堅定回答：「是！謹記在心。」

不久，各省縣設僧教育會。寧波推

八指頭陀為會長。寄老首先在寧波創辦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，致力佛教教育事業。寄老要太虛過去幫忙，藉此歷練。這是太虛從事佛教改革運動的開始。

民國元年，太虛與仁山等組織佛教協進會，在鎮江金山寺舉行成立大會。大會進行得不順利，現場就發生衝突，幾天後還有入寺毆人事件。

寄老聽說金山事件，對於太虛的鹵莽狠狠訓斥了一番：「你真是年輕氣盛，操之過急，太鹵莽了！」

寄老的棒喝，太虛只能沉默低頭。隔年寄老圓寂，噩耗傳來，太虛淚流不止：「師父！您魄力雄厚、志願堅毅，弟子一心想追隨您的腳步。雖然您叫我不要操之過急，但現今佛教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。我只有接過這個擔子，才能稍稍回報您的恩德。」於是太虛不在八指頭陀追悼會上歌功頌德，而是演說其對佛教改革的主張——組織革命、財產革命、學理革命——三種革命。

在哀痛的心情下，太虛作詩〈心喪八指頭陀〉以誌哀悼：「相隨學道白雲層，棒喝當頭領受曾。從此更無師我者，小窗垂泣涕如繩！」然而小詩實在無法承載心中悲痛的萬分之一啊！



## 當年同盟託腹心

太虛受完比丘戒，由寄禪和尚推薦來到水月禪師處學習。

圓瑛來訪水月法師，見到太虛，便來問候：「您不是太虛嗎？您在戒堂的表現很優秀，讓人印象深刻。也來這兒向水月法師請益嗎？」

見到那糾糾的影像，太虛立刻認出：「您是戒堂的糾察師圓瑛法師。您好有威儀，令人讚歎。是寄老介紹我來水月法師這兒習經學詩文。」

圓瑛：「我也常來這兒請教。正好一起切磋。」

之後兩人時常談論詩文，學立因明的三支比量，覺得十分投契。

圓瑛：「當世僧人像你這樣聰慧，又這樣用功的很罕見，我們結為異姓兄弟如何？」

太虛：「蒙您抬舉，求之不得！」

當時圓瑛二十九歲，太虛不足十七歲，兩人定盟為兄弟，圓瑛手書盟書，相約「同證菩提，同成正覺，互相愛念，全始全終。」

圓瑛：「您年紀還輕，有沒有替自己設定下一個目標是什麼？」

太虛：「最近道階法師鼓勵我們要閱全藏，我希望能遍閱三藏十二部，瞭

解佛法全貌，便於弘法利生。」

圓瑛：「果然有大志！我們學佛本不該自我設限而生門戶之見。這樣吧！我寫信推薦你去西方寺的藏經閣閱藏，如何？」

太虛喜出望外，趕忙說：「多謝大哥提攜。」

圓瑛：「不客氣！別忘了我們要同為佛國棟樑，同作法門砥柱。你去後，我們會有一段時日不能相見，就讓我送你去吧！」

圓瑛親自送太虛到西方寺。

太虛：「謝謝大哥的造就，我會認真學習。請不用掛念。」

兩人依依作別。圓瑛萬沒想到太虛在西方寺除了認真閱藏，還因緣際會地閱讀了新思想的書籍，開啟革命思想。致使未來兩人的弘法路徑南轅北轍。

一年後，太虛離開西方寺到寧波七塔寺聽講四教儀集註。卻聽說圓瑛因為寺產糾紛，開罪寧波官府，被拘禁於縣衙。心急如焚的太虛立即提筆寫信給寄老，字裡行間俠情噴湧，措辭激烈。直言責怪寄老不出手營救。

寄老接了信，親自到七塔寺：「太虛，你過來！」



「是！」太虛頭低低的，心知闖禍了。

「我是怎麼教你的？戒律都學到那去？寫信給師長用這種口氣？」

「……」

太虛被罵得手足無措，感覺在此已無立身之地。於是避到平望小九華寺。後來聽說寄老把圓瑛營救出來，也諒解他一時的心急，太虛才返回寧波。

見了圓瑛，太虛高興地說：「太好了，大哥平安無事。這陣子官府沒有為難您吧？」

圓瑛：「寄老都告訴我了，真是多謝。我們本該為教忘軀，這點小事不算什麼。官府難免刑求，但我以禪定靜心，把它當成修行。」

這對肝膽相照的兄弟，萬想不到日後會有友誼破裂的一天。

二十年後，太虛及圓瑛都成為佛教的領導人，在教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太虛力主革除流弊，建立新制度，領導年輕僧眾從事佛教革命。圓瑛不贊成激進的改革，而是依循古德住山的傳統教化方式帶領四眾弟子。

兩人對佛教未來的走向有著明顯地歧見。觀念作風不同，自是漸行漸遠。又有好事者將兩人分為改革派與保守派，從中搬弄是非，使兩人誤會加深，

終至友誼破裂。

然而太虛始終念著兩人當年的友誼，記著圓瑛的提攜之恩。聽到圓瑛生病時特地前去探望。那份義結金蘭的盟書一直珍重地收藏著。但為著佛教的前景，他只能力排眾議，堅持己見，放下友誼，艱苦奮鬥到最後一刻。📖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釋圓瑛，（1878—1953），法名宏悟，字圓瑛，號韜光。十九歲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。廿五歲，參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，別號八指頭陀者，從習禪定。二十九歲時，承慈運老和尚法印，傳臨濟正宗為第四十世。1928年，又得達本老和尚傳法授記，為曹洞宗四十六世法嗣。力倡禪淨雙修，自力他力並重之旨。

他是民國時代佛教重要領導人之一，對佛教有著重大的貢獻與影響。歷任寧波福州天童寺、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等名寺方丈。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主席和理事長，創辦和主持了「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」等多所佛學院，培養弘法人才。又興辦「寧波白衣寺佛教孤兒院」，組織並主持了「上海災區佛教救護團」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業。

圓瑛法師著作眾多，文采華瞻，曾由上海佛學書局及圓明法施會出版流通，命名為《圓瑛法彙》。



## 般若一燈青

太虛因圓瑛推薦，到西方寺閱藏，在報到掛單時遇到同期受戒的昱山。

「戒兄是那裡人？」太虛問。

「我原是常州人，讀過一點書，辦過些公務。年近三十，偶然聽聞佛法，深感世間多罪多苦，非出家不能解脫，就到普陀山剃度。」說完，兩人便各自用功。

一天太虛閱經時，忽然失卻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，天天身心都在輕清安悅中。不自覺拿起紙筆，才幾天就寫下千萬字。

「太虛，你這些天寫了千萬字，不會得了『禪病』吧！」昱山關心地問。

「沒事的。」太虛微笑回答。恢復常態，饑吃暍眠的安靜下來。但太虛自知從前在禪錄上的疑團已一概冰釋，心智透脫無滯。

不久太虛打算離開西方寺去參加法會，來跟昱山告辭。

「閱藏的因緣難得，希望您能盡快回來，按次第遍閱大藏一周，深入去體會每個字的用心。」昱山說。

「好的！」太虛受到昱山的期勉，三進三出藏經閣，總計在西方寺一年有零。昱山則住藏經閣六七年不動。

過了幾年，太虛二十四歲，因為辦佛教協進會失敗的經驗，心裡很受打擊。隔年，太虛在追悼會上提出的三種革命又受到重大的誤解。「唉！佛教還有前途嗎？」太虛偶爾看些文學作品排遣苦悶，有時也化名投稿，與佛教若即若離。昱山安慰他：「您這麼年輕就要扛起佛教改革的責任。很值得讚歎！一切推展得這麼困難，只能說現在因緣還未具足，先沉潛一陣子靜候時機吧！」

昱山的勸勉讓太虛選擇留在佛教界，擔負如來家業，沉潛的忠告，讓太虛興起閉關的念頭。還在猶豫時，昱山已在般若精舍閉關，太虛特地去看他。

昱山的身心安頓，恰如一面明鏡，映現了太虛的煩悶。太虛受到激發，隔年在普陀山閉關。

出關後各有際遇，兩人還是常相勉勵。昱山在民國二十五病逝花塢。消息傳來，太虛悲痛萬分，想著：「昱山不雜功利，性情真摯高純，時常以道業慰勉策進。唉！我失去了平生第一益友。」盈盈淚光中寫下悼亡詩句：「太白同膺戒，汶溪共閱經。補陀雙鬢白，般若一燈青。願語方期踐，風鈴忽已停。平生幾知友，揮淚向林垌。」



## 亂雲籠月見精神

「聽說有個聰慧的小法師太虛，一定就是您了！我是棲雲，歡迎您來。」

太虛在小九華寺見到西裝革履的棲雲，以為是參訪的居士，聽口氣又不像，暗中納悶，道了句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！我有事先離開。」棲雲大踏步離去。

第二天見棲雲身著僧裝。太虛好奇地問：「您昨兒去哪？怎麼那樣裝扮？」

棲雲不答，反問：「聽過梁啟超嗎？」

「我這兒有他編的新民叢報，要看看嗎？」

太虛點頭。棲雲交給他《民報》、《新民叢報》、《三民主義》、《革命軍》等刊物。太虛看了一些時日，說道：「這些都是走在時代前面的觀點。」

棲雲說：「是的！中國政治走到這裡，若不革命，只有亡國一途。屆時洋人定放火燒了寺廟，逼迫我們信洋教。我跟寄老參學過幾年，後來去日本留學。實不相瞞，我去日本後加入同盟會，回國就是為了革命。所以我亦僧亦俗，只求為國家民族盡心盡力。」

「人各有志，您從事政治革命，我只為創立現代佛教努力。」此時太虛還

不想踏入政治。

不久棲雲在蘇州被捕，太虛懇求樊老幫忙說情：「聽說蘇撫是寄老的詩友，請您老向寄老請求疏解。我上回為了圓瑛的事被罵慘，不敢親自去求，懇請您老出面。」

樊老親自去向寄老請求，棲雲被保釋出來。

宣統二年，棲雲邀太虛去廣州協助組織僧教育會。兩人乘船南渡，太虛遠望一片汪洋，豪情萬丈，大聲吟誦：「幻海飄蓬餘結習，亂雲籠月見精神。」然而因語言隔閡，僧教育會沒能組織起來。太虛卻因此參與了革命黨在廣州的秘密集會。

「棲雲你來了。喲！還帶個小和尚。和尚不念經，跑來革命真稀奇。」黨人說。

這時太虛才知道黨人並非都像棲雲西裝革履，而是粗豪放浪、橫蠻詭怪者無所不有。太虛常和他們一起高談闊論、暢所欲言，漸漸明白參政的重要，也改變從前的純潔循謹的個性，煅煉成敢以入魔、敢以涉險的勇氣豪膽。從此俠情奔放，不再遵循傳統途徑，走上了艱難險阻、荊棘參天的革命路途。📍





## 千古相知有明月

民國十六年中秋，蔣介石與太虛一起賞月。

介石：「你和我一起出來遊賞，不怕人家說你是政治和尚嗎？」

太虛：「孫先生說過：『政治的「政」，就是大眾的事情，「治」就是治理。』我是一個大乘佛教徒，發願行菩薩道，既然是大眾的事情，我當然要管，這個政治和尚，也算名副其實吧。」

介石：「和尚真是快人快語。出家不就是圖清淨，何苦惹一身閒言閒語？」

太虛：「時代在改變，中國由帝制走向民主共和，這條路走得多麼艱辛，犧牲多麼慘烈。但不如此就會亡國，淪為次等公民。建設富強的中國是您努力的目標。同理，目前教界就像一幢外表看來富麗堂皇的房子，實則內部樑柱已腐朽不堪，佛教已到了不改革就滅亡的境地。當年印度的佛法多麼昌盛，吸引玄奘大師西行求法。為何現今會式微呢？正是因為僧侶僅在寺中讀經修行，未能察覺時空變化，與時俱進。佛法的傳揚不能一成不變，須依時空環境的轉變而加以變革。該在深山修行時就去隱

居，該創新革命時就要懷抱捨我其誰的態度勇於承擔。」

介石：「和尚對改革佛教有什麼具體作法嗎？」

太虛：「最好能組織一統僧俗兩界的佛學團體，目標是促進民富國強、政治清明、民風淳樸等等的功效。當然這要先得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。」

介石：「這個主意好！我會寫介紹信讓和尚您去和主管宗教部門的人事會面詳談。」又問：「和尚近期有何弘法計畫？」

太虛：「我要去歐美弘法，希望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。雖說歐美國力強盛，但太好戰，人民長期處於戰爭的痛苦，需要佛法帶給他們真正的寧靜。」

介石：「和尚真是大胸襟，不知何時出發？」

太虛微笑說：「好一陣清風。」

介石：「『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』是嗎？和尚不須憂心，明日我便派人送三千元給和尚當旅費，為眾生種福德。」

太虛：「千古相知有明月，一生難忘是中秋。」兩人同時抬頭望月，相視一笑。📍



## 佛子心力俱勇銳

民國十三年夏天，太虛到江蘇泰縣的光孝寺就〈維摩經講義〉開講，機警法師前往聽講，因此機緣，於秋季進入武昌佛學院就讀。機警法師對於佛學課程學習認真，太虛特別勉勵他：「你勤學好問，思路清晰，筆鋒銳利，是個法器。立字號了嗎？」

「謝謝師父的器重，我還沒有字號，能請師父費心嗎？」

太虛：「我的弟子都有個『大』字，你就叫『大醒』吧！」

大醒：「謝謝師父！從今起弟子名機警，字大醒。弟子一定會用全部的生命，走向醒覺的道路；也願度化眾生，都走上醒覺的道路。」

太虛：「是的，要有『佛教靠我』，而不是我靠佛教的擔當。」

大醒：「師父！現在教界有許多沉淪，我和迦林、寄塵等想辦《新僧》的刊物，宣揚師父您的教制、教產、教理三大佛教革新運動。」

太虛不禁想起「大鬧金山」的往事，當時滿腔熱血碰一鼻子灰，心灰意冷好一陣子。幸賴師長及好友的提攜才從谷底走出。看到大醒的勇於改革，雖然歡喜，但前途荊棘叢叢卻是必須面對

的現實。於是太虛提點大醒：「我們不能抹殺老派諸山存在的事實。」

然而大醒直言不諱的性格，表現在《新僧》刊物鋒銳的言辭及毫不修飾的批判，引起軒然大波。太虛心疼弟子面對的巨大壓力，告誡大醒：「就算我們見到僧人中有不了解現今局勢，作法不適當的地方，還是應該執持孝子孝順師僧之態度，婉言諫諍，用真誠的心去感動對方。」

大醒：「我們想把《新僧》刊物停掉，另編《現代僧伽》。」

太虛：「這個刊物應該要倡導改善僧制運動，討論佛教的時事，要收到懲惡勸善的效果，開出撥亂反正的道路，以有現代觀的僧伽來住持現代佛教，為我們佛教界指出將來的遠景。」

編這樣的刊物吃力不討好，但為了佛教的前途，大醒除認真編輯，還在佛學院任教，懷抱「教育培才，筆耕救國」的志向，努力不懈。

太虛很欣慰後繼有人，勉勵大醒：「治學如樸學者，辦事如職事僧，講經師以弘法，禪和子以持身。」

大醒將師父法語作為座右銘，終身奉行。📍



## 秀矣竟不能實

抗戰初期太虛到世苑圖書館約談在院的研究員。見到學員「福善」時，彷彿看到年輕時自己的那種資質風度。為了試探他的能力，便說：「我將為世苑員生講『新與融貫』，你負責記錄。」

看到福善記錄：「佛教中心的新：即是以佛教為中心，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。……」太虛嚇了一跳，不只因為內容正確詳實，闡明要義毫不含混，還因為書法字跡和他寫的幾乎一樣，太虛從此對他十分看重，命他去漢藏教理院任教師。當時福善只有二十三歲，是漢院教師中最年輕的一位。上起課來口齒清晰，條理分明，很受學員尊敬。

民國三十年到三十四年抗戰期間，太虛又命他擔任《海潮音》的編輯。在物資缺乏，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，《海潮音》按時出版，從不脫期。太虛嘆道：「真不容易啊！」

抗戰勝利後，震華法師邀請福善擔任玉佛寺監寺。福善稟明太虛大師：「師父！我的另一位恩師上海玉佛寺住持震華法師邀我去擔任監寺。」

太虛：「震華法師和你是怎樣的因緣？」

福善：「弟子幼年家庭貧困，讀書不多。十三歲在太平庵剃度出家。兩三年後，到鎮江鶴林寺受戒。鶴林寺就在竹林寺附近，竹林寺住持靄亭法師，在寺中開辦竹林佛學院，震華法師在院任教，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才，收我到竹林佛學院受學。」

太虛：「震華法師真是伯樂識千里馬，對你的知遇造就之恩如須彌山高，你應該去擔任監寺！」

福善：「可是弟子想跟隨您，作您的侍者。」

太虛：「現在抗戰剛勝利，國家需要建設，許多光怪陸離的物件及思想也會趁此進入。上海是國內最繁榮的地方，向來開風氣之先，唯獨佛教界至今還未能接受改革的新思想，需要你去弘揚新思想，建設新佛教。這份責任比跟在我身邊重大得多。」

福善：「那麼師父您一定要活到八、九十歲，要看到我們新佛教的建設開花結果，那時我一定在您身旁孝敬您、供養您。」

太虛微笑說：「你以為我八、九十歲時，你還像現在這樣年輕嗎？」

福善有些不好意思，低著頭說：

「弟子告假。」

原期待福善在上海能將新觀念開展起來，那知兩年不到，就傳來福善病重的消息。當時在寧波的太虛立刻趕到上海。三天後，福善不治去世，世壽僅三十二歲。

太虛沉痛地寫下《慟福善》一文，文中說道：「今汝學初成，事業一未開始，而身心俱健，醫生檢驗，亦除痘疹無他病……竟以偶然卒，罹天花而遽化，秀矣竟不能實，為住持佛教，為弘揚佛法，余何能不哀慟哉！」

福善，你亦是幻想家，你不時流露今後要怎樣孝順供養我，想像我活到八、九十歲，你那時仍頑健如少年，服侍著老病，以送我的終。現在，風燭殘命的我，仍風中燭似殘存者，倒轉來我來送汝的終，為汝封了缸，慟哉！」

福善英年早逝，對太虛打擊沉重。三個星期後，震華法師病逝。太虛在這雙重打擊下，於為震華封龕說法時，一陣傷感，致中風舊疾復發，多方醫護無效，安詳捨報。先後不到一個月，少、中、老三代相繼在玉佛寺逝世，實為中國佛教重大的損失。☸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釋棲雲，俗姓李，湘人。弱冠出家。曾在寄禪和尚處參學數年。後至日本留學，加入同盟會，與徐錫麟、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。曾充教員於秋瑾在紹興所設學校。短髮、西裝、革履，復又以僧裝隱僧寺，亦僧亦俗，招人猜忌。

棲雲因革命嫌疑，陷吳江獄。太虛大師懇英老，為求寄老向蘇撫疏解，因得開脫。後又於宣統三年廣州之役後被查獲有由越南輸入槍枝的密函，為官廳逮捕，至武昌起義成功乃得釋。

民國成立後曾隸陳炯明部為團長；又為花縣清遠從化三屬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。太虛大師圓寂，猶來致哀悼。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釋福善 (1915—1947)，十三歲於太平庵剃度出家。十五、六歲在鎮江鶴林寺受戒。1931年前後，到竹林佛學院受學。1935年到廈門南普陀寺親近常惺法師。常惺法師命他入閩南佛學院。1936年，入武昌世苑研究部深造。

1937年任教於漢藏教理院。1941—1945年擔任《海潮音》主編，抗戰期間，物資缺乏，極度困難的情形下，《海潮音》按時出版，從不脫期，深獲太虛大師欣賞。

1945年接任玉佛寺監寺。1946接《覺群週刊》編輯部主任。

1947年二月上旬，感染天花，高熱不退，後不治而逝。遺有《三唯論》一書。



## 善誘循循無止期

「印順這孩子思路清晰，能辨別出微小的差異。初試鶯啼之作〈抉擇三時教〉就寫得這樣精采，真是後生可畏。」太虛欣賞佛學院的這位新生，特別撥空寫信鼓勵他。

不久又看到印順寫的〈共不共之研究〉、〈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〉等作品。太虛意識到：「印順的性格堅持真理，『是是非非，不為古人融會，不為近代的大德包含』。這樣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，向來『孤慧不足以弘法』，弘法而必招障礙。」

於是透過在佛學院教課的大醒法師去關照他要心存寬厚。又想：「我還是親自寫篇文章跟他交流吧！」於是寫了一篇〈評印順共不共之研究〉來回應。

雖然民國二十年，印順就進閩南佛學院就讀，開始皈向太虛大師門下，蒙太虛關照，有了文字上的指導。卻直到民國二十三年才見到大師。

「多多禮佛，發願，修普賢十願。」這是太虛對印順的第一次開示。太虛認為印順是個法器，但身體不好，常在病中。恐他福薄障重，因此勸他要多修易行道，增長善根，消除宿業，常為自己培福。

「謝謝師父開示。」印順雖是這麼說，心裡卻很不以為然：「大師為什麼不點撥精微的佛法，而說這些初學者都知道的事呢？」

隔年為成立中日佛學會的事，太虛收到印順的來信，信中提到：「為了正義，為了佛教，現時的中國僧眾，不能以任何理由，去與侵略的日本合作，或者被誘惑而去日本參訪。」

看到這封很不客氣的信，太虛想起當年那封措辭激烈得罪寄老的信。太虛苦笑：「被誤解的早已不計其數，不需浪費精神去為自己辯解，時間會證明一切。況且印順這樣聰慧，定會明白事件的內在和表面上看到的，是完全不同的。」便將印順的信擱置一旁。

印順等了很久都沒收到回覆。心想：「難道大師一意孤行嗎？」一氣之下，斷然離開大師。閉門閱藏，過著忘世生活。

廿五年初冬，印順讀完大藏經，到杭州去，在靈隱寺遇到太虛大師。大師見到印順，並不提過往的事，只說：「佛教內多的是謠言，有的是嫉妒，切勿輕信！武昌的世苑要成立研究部，希望你來擔任般若三論系的指導。」



「我力有未逮。」印順立刻拒絕。

很巧的是，兩星期後在上海三昧寺又見面了。

太虛：「這項工作，還是需要你來承擔。」

印順不好再拒絕，只得答應到武昌去任教。到了武昌，水土不服，病了整個夏季。——蘆溝橋的炮火響了，太虛大師也來到武昌。

一天印順聽說大師要講『新與融貫』，特地扶病去聽，這是印順第一次親聆大師的講學。聽完後，印順讚嘆：「大師不拘於一宗派，不拘於一文系，在不失中國佛學傳統下，融貫一切。然而，大師的思想，是有重心的，是導歸人生佛教的。這是怎樣的難學！要有高瞻遠矚的遠見，闊達多容的大度，或與或奪的無邊方便才得！」

卅六年三月，當時同在上海的印順向大師告假，要去西湖一看。

太虛：「就回這裡來吧！帶幾株梅花來！」

沒幾天，印順收到大師去世的電訊，特地折了幾株靈峰的梅花，帶回靈前供養大師。

望著潔白的梅花，印順想到首次面見大師時的開示，這才明白大師的用心；再想到大師寬厚的心胸，不跟他計

較，他卻自己生悶氣；又想到大師的殷殷邀約，自己才能在戰火前先抵後方。師恩浩瀚，卻回報無期，心中無限遺憾。為了報答大師的恩情，印順接下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的工作。在大局如火的動亂中，奮力完成這項艱難的工作。

從整理大師的文字中，印順望見了大師淑世的悲願。還發現大師並未停止弘法事業，透過文字般若，循循善誘，不斷地啟發後代學子。☸

#### 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釋印順（1906—2005），俗名張鹿芹。1930年於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座下剃度，法名印順，號盛正。旋赴天童寺受具足戒，得戒和尚為圓瑛長老。

1967年中華學術院授以「哲士」榮銜。1973年日本大正大學以《中國禪宗史》一書之創見，授予博士學位。1965至中國文化學院擔任教職，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進入大學任教的出家法師。

法師曾追隨太虛大師辦學。來臺後歷任善導寺、福嚴精舍、慧日講堂、妙雲蘭若住持及導師，暨福嚴佛學院、華雨精舍、妙雲講堂導師。並多次前往國外弘法。數十年來著述研學，不遺餘力。撰書數十種，輯為《妙雲集》、《華雨集》等，蜚聲士林。